

「小说精读」宗璞：《西征记》

作者 | 宗璞 赏析 | 孙春梅

【编者寄语】

有评论家说，《西征记》是“为一代青春学子立言”，为其时代风貌立言，确实如此，这是一部为一代共赴国难、为国捐躯的青春学子立言之作。《西征记》把叙事背景展开在抗战末期的远征军与滇地边民同仇敌忾，多方位、多层次地铺陈着这场抗击日寇战争的残酷悲壮，又以《诗经》的“兴”笔将走出书斋，英勇献身的学子们的心声纷纷吟咏而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和平渴求的强烈呼声奔涌而出，恰如结尾的《西尾》词——“好男儿倾热血把家国保”“驱敌寇半壁江山囹圄挑，扫狼烟满地萧索春回照，泱泱大国升地表”“盼的是国泰民安人欢笑”“苦煎熬，争民主谱出新时调”。正是宗璞先生希望表现的一种精神，“个人的记忆是会模糊的，但一个民族的记忆我们有责任让它鲜明。用小说的形式来留住历史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文本研读】

前情介绍：西南联大的莘莘学子在民族危亡时刻，弘扬革命精神，纷纷投笔从戎，走上战场，把鲜血洒在祖国西南的大地上……《西征记》在全部人物形象中，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作为小说聚焦点的主人公玮和楣，尤其是玮。他本来可以继续留在学校读书，原本不在征调之列，同时认为他是难得的可造之材的老师萧子蔚，是反对他上战场的。但这都没能阻挡玮投笔从戎的毅然决然，他认为，自己的服役行为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是尽一个公民的“本分”而已。正是如此，玮的形象就愈是显得伟大，而楣的形象也很突出……	
西征记（节选）	
晴朗的日子没有几天，天空又变得阴沉沉的，像随时要撒下雨雪。孟楣坐在教室里，这正是她陪姐姐孟峨来上英文课的那间教室。如今自己是大学生了，在这里上课了。（今非昔比，孟楣“如今……在这里上课了”充满无限的自豪感；姐妹二人的名字别有深意，连起来是“峨眉”，借素有“峨眉天下秀”的称誉，来暗示姐妹是天下秀女子。）	情节序幕：孟家有女初长成。
江昉抱着一摞书走进教室，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国殇”两个大字。读完全诗，默然片刻以后，他开始讲，讲到“首身离兮心不怨”这一句时，激昂起来：“人死了，可是其心不改，精神不死……最后一句‘魂魄毅兮为鬼雄’，这个‘毅’字很重要。”（引用屈原《九歌·国殇》追悼楚国阵亡士卒的挽诗，他们生是人杰，死为鬼雄，歌颂他们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以此激励学生忧国忧民，自立自强，意义深重。）他起身到黑板前写字，只听“哧”的一声，长衫的下摆被椅上露出的钉子撕破了，现出里面的旧棉袍，有好几个破洞，棉絮从破洞里露出来。江昉毫不觉得，只管讲述，棉絮探着头陪伴他一直到下课。（长衫被撕破却“毫不觉得，只管讲述”，这体现了江先生教学的专注、沉浸式爱国而又率性不拘的性格，而孟楣为先生缝补则是学子敬爱师长的真情流露，为下文参军赴国难做了铺垫。）	情节开端：江昉上课，孟楣缝衫。

江昉放下粉笔，几个同学围上去提问题。一会儿，人散去了。孟楣早从老校工处拿来了针线，走上来说：“江伯伯，我来缝一下，不然走起路来不方便。”江昉看看楣，有些惊异地说：“你真长大了。”遂脱下长衫放在教桌上，楣把撕破处对好，飞针走线，针脚匀净细密，这是碧初特意教的，一时缝毕，将长衫递给江昉。（此处对话、动作的细节描写，表现出孟楣心灵手巧的一面，侧面体现母亲碧初的兰心蕙质，孟楣青出于蓝又胜于蓝。）	
江昉走后，楣收拾书包，这时庄无因走了进来。（过渡，承上文为老师缝补衣服，启下文与庄无因的对话情景，结构严谨。）又下雪了，下得很急，不像昆明的雪。两人转过几间教室，不觉走进了图书馆。他们在最里面的长桌前，对面坐了。无因取出一叠粗纸，开始笔谈。	情节发展：孟楣与无因笔谈，倾心坦诚。
“解析几何有问题么？”楣的下节课是解析几何，无因特来做课前辅导。	
“现在的问题不是解析几何，我有更重要的问题。”（语言描写过渡，“无因特来做课前辅导”解释无因进来的原因，“我有更重要的问题”又开启后面笔谈情节，前后照应有序。）	
无因脸上显出一个大问号。	
“我在想，社会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最应该做什么？我想去从军，像玮玮哥那样。”楣在“从军”下面重重画了条横线。（玮玮即澹台玮，碧初外甥、明仑大学学生、远征军翻译，最终把鲜血和生命洒在祖国西南的土地上。）	
“你从军能做什么？我很难想象。”	
急雪在窗外飞舞，敲打着薄薄的玻璃窗。窗隙中透进了冷风，有同学过去将窗关紧。这一切他们两人都不觉得。	
“我做我能做的一切。”这是楣的回答。无因写道：“我可以做些建议么？”	
“我知道你的建议，应该好好读书，可是现在更需要我们的地方是战场。”	
无因看了不语。楣又推过一张纸来，上写着：“我只是烦了，连教室都老了。我想去加一把力，打胜仗，好结束战争。我想，那也是我们的本分。”	
“当然我也有这样的本分，不过我也有别的本分。你也有别的本分。”（对话描写，无因的话“你也有别的本分”，有点词不达意，平时青年学习固然无可厚非，但国事危急之时，正需要青年投笔从戎、浴血奋战；一寸河山一寸血，青年的本分当是楣所言“我想去加一把力，打胜仗，好结束战争”。）	
楣抬头望了无因一眼。仍低头看那张粗纸，写道：	
“你应该继续读书，你会有大作为的。你没有被征调，也不需要你做志愿者，你不欠什么。”	
两人相视无语。无因收起那些粗纸，两人走出图书馆。急雪已经过去，几点雪花缓缓飘落。无因打伞送楣到教室，便自走了。	

(由表情描写,暗示两人三观不同出现的差异,到笔谈描写,彰显出她们各自的人生追求:安心读书或勇敢参军,青年学子有着共同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	
楣不知这节课讲些什么。走过另一间教室时,正遇李之薇出来,两人遂一起走。“我正要去找你,刚好碰见了,”之薇说,“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大决定。”	情节高潮:孟家话从军,梨花带雨。 
“我也有一个大决定。”楣说。两人对望,都笑了。不远处有人大声叫李之薇,之薇对楣点点头,跑开去。	
晚饭后孟弗之才回来,楣与合子端过一个炭盆,让他烤手脚。母亲吕碧初也走过来,坐在对面椅上。楣、合子各自拿了小板凳偎在父母身旁。弗之下午去送过一批出发的学生,他说:“我站在那里,看着眼前那些年轻的脸,一个个都显得那样聪明活泼。我们不得不将他们送上战场,我们不得不如此。我难过的是,自己不能去。”	
灯光昏暗,弗之长叹一声。这时楣忽然大声说:“爹爹,娘,我要去从军。”	
碧初猛然站起来,一手扶住楣的肩。	
“你?”弗之说,“可你是女孩子!”	
正上高二的弟弟合子委屈地说:“我已经去报过名了,可是说我们年纪太小了。”	
楣说:“我认真考虑过了,我要为胜利加一把力。”(对话描写,掷地有声,孟楣对父母说的话庄重而果断,图书馆的一幕可见一斑,可知从军的想法是她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也表明她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心。)	
“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弗之喃喃自语。	
“我不必‘市鞍马’,也不是‘替爷征’——不过,也算是代爹爹完成一个心愿吧。”楣说着,望了母亲一眼,不觉流下泪来。碧初也已泪光莹然,一大滴眼泪落在楣的额上。弗之伸手拭去了这滴泪,又抚着楣的头,手在微微颤抖,默然不语。燃烧的木炭由红转白,发出轻微的声响。(以动衬静,写出时间的推移,彰显内心的沉重、家人间的珍爱。)(细节描写,客观呈现孟楣的内心丰富而又纯真的一面,丰满其爱国形象;对话描写,听了孟楣的从军决定,父亲弗之的喃喃自语,这是其言不由衷的心理矛盾显现,加之神态、动作描写,碧初流泪、弗之拭泪,刻画出一个父母虽支持女儿从军,但又流露出一不舍的复杂情绪。亲情、爱国情汇融一体,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这一晚,弗之夫妇很久不能入睡。就楣的性格来讲,她做出什么事,他们都不会惊异。他们能给楣什么?只能是一副小小的行囊,装着她打胜仗的信心。(对比手法,写出家人内心的难于割舍与诚意祝福。)次日,楣清早到李之薇家,“我已经准备好了。”楣说,“很顺利。”“我这里可不顺利。”之薇向房门扫了一眼,低声说,“妈妈和我吵,她不准我去。”	情节结局:李家母女依偎,共话家国。
近中午时分,李涟回来了,“薇儿,”李涟定了定神,唤了一声,和女儿之薇一起走到院中,“我可以明白地说,我支持你从军,国难当头,谁都有责任。若是说不通,就只	

管去好了。”（同样对待子女投笔从戎问题，孟嵎和李之薇的父母起初态度虽然不一，但最终都予以子女不同程度的支持，战争当前，同仇敌忾，给人以决心与信心。）	
又一天上午，之薇特地到父母的卧房仔细擦拭了摆在墙角的小供桌。回头见母亲面容憔悴、神情黯然，心上一酸，走过来想抱住母亲。但是她没有这个习惯，几次张口，只说：“如果家里真需要我，我就不去。”母亲金士珍摇头，并不看她，说：“小处需要你比不上大处，你去吧！”这是之薇没有想到的，她一歪身坐在母亲身边。母女依偎着，许久没有话。（由李之薇角度出发，侧面写母亲的不同意，再到直接写其母亲同意她的决定，前后情节形成反差，体现在家国面前，其母亲也是一个识大体、明大义之人。）	
三日后，空中晶莹的雪花像轻盈的玉蝴蝶翩翩起舞，在这冬日里续写了一曲与暖阳的爱恋，嵎戴着母亲缝制的温暖的手套，告别了父母，和之薇一起到曲靖医士训练班报到了，银装素裹的大地一切都是欣欣然的样子。（细节描写“温暖的手套”，是家人对子女温暖的惦念与祝福；引用“银装素裹”，联系“分外妖娆”，马上想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意义，意气风发的青春学子共同书写着感人肺腑、荡气回肠的战斗史诗。）	情节尾声：热血青年中断学业，奔赴国难。
（节选自《西征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8月版）	
故事后续：玮为了接通前线的通讯电缆而身负重伤——“玮没有一点犹豫，一个箭步窜了出去，冲过了街，跳过矮墙，来到树下。”“‘啊！’玮叫了一声，右手用力一推，把电缆抛在地下，那是他全身的力气，左手无力地拉着树杈。一个兵跑过去，接住他。玮受伤了。”玮的牺牲，是小说的高潮——“玮的眼睛闭上了，永远，永远不能再睁开。病室内外，整个的医院，整个的村庄，从此延伸开去的大片土地，一片寂静。我们的玮死了。我们的玮他死了！嵎心里有一个巨大的声音在喊。这声音像战鼓，咚咚地敲着，从四面八方传过来。”玮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祈祷和平，他祈祷的不只是和平，也是仇恨消泯，更是人性回归。	

【知识建构】

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

以小见大，“小”是指题材之小，“小”是现象，表现在聚焦凡人小事、观察自然景象、捕捉细小情节等；“大”是指主题之大，“大”是本质，表现在关注社会、感悟人生、诉说真情等。小是大的一部分，大是通过小来反映本质特征的，即小题材是为表现大主题服务的，而大主题也需要通过小题材来表现的。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这种艺术处理以一点获知全面，以小见大，从不全到全的表现手法，给写作者带来了很大的灵活性和无限的表现力，同时为接受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获得生动的情趣和丰富的联想。

比如文中只写小事——江昉上课、孟嵎缝衫、图书馆笔谈、孟家话从军、李家母女依偎，事情虽小但很感人，这归功于运用“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在特殊时期——战争年代，在校的友情、师生情，在家的亲情，用参军抗日的思想串珠式建构起来，新颖而别致；而主题是宏大的，彰显青年学子“捐躯赴国难”的忠诚与担当，令人起敬，引人深思。

【反馈检测】

1. 如何理解“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我不必‘市鞍马’，也不是‘替爷征’——不过，

也算是代爹爹完成一个心愿吧。”两句话，请结合文本分析。

2. 苏洵说过：“状难写之景于眼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确实，成功的环境描写效果非凡，请结合文中多处关于雨雪的环境描写分析一二。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克山一中 孙春梅)

【相关链接】

一部平民的抗战史诗 ——读宗璞《西征记》 明飞龙

《西征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版)是宗璞先生四卷本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中的第三本，如果说《南渡记》饱含离别北平的忧伤，《东藏记》蕴含寄居昆明的浪漫，《西征记》则直面抗日正面战场的悲壮。前两部小说是俊朗悠远的日常叙事与抒情，而《西征记》则是紧凑密集的战火铺排与刀光剑影，但这种战火铺排与刀光剑影没有直接呈现在读者眼前，而是在宗璞内敛、节制、蕴藉的笔触中淡化为一种背景。我们在小说中基本上看不到热血沸腾与战火纷飞的场景，也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与血腥画面，即使描写人物的牺牲，也没有浓墨重彩的悲情渲染，整篇小说显得风轻云淡，草木含情。但正是在这样一种叙事格调中，小说的人物形象一个个从那背景中清晰地凸现出来，稳稳地站立在我们面前。

宗璞先生把人物活动的背景放在抗战末期的远征军与云南人民携手反击日寇的悲壮画卷上，在这幅画卷中，宗璞先生着力呈现的人物不是叱咤风云的将军，而是昆明明伦大学的学生及云南边地百姓。宗璞以汉赋铺陈的手法，从人物的活动方位的变化入手，多方位、多层次地刻画了这场战争的残酷悲壮，描写了人物的命运遭遇及精神风貌。在这部仅 20 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宗璞先生以非常洗练的笔法描写了 20 余个性格鲜明、气韵生动的人物形象，他们的生死言行构成了感人至深的画面。在这幅画面上，有作为普通民众代表的老战。因为战争，老战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妻儿的惨死给他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无论别人问他什么，他都只回答“我是从惠通桥来的。”而在小说主人公的眼里，他已经变成了一片枯叶：“忽然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一个干瘦的、黑黄的人就像一片枯叶站在窗前，很郑重地向她发问。”宗璞通过“枯叶”这一形象生动的比喻，便十分传神地把可诅咒的战争留给老战的巨大精神创伤表现了出来。宗璞善于挖掘表现人性深度的艺术特质，可以说在老战这一人物身上有着极鲜明地体现。主持战时伤兵医院全面工作的陈院长，他一面做好工作，一面倾尽全力地抚养几位战争中的孤儿，为了养活这个家而贪污倒卖军用物资，虽然这种贪污行为我们无法原谅，但他所做的一切却会引起我们的同情。善恶相互缠绕着在陈院长身上的体现，充分凸显出宗璞对于复杂人性的深入体察。陈院长这样的一种人性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战争环境带来的结果。身为美国飞行员的本杰明，尽管在小说中占的篇幅很小，但却依然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本杰明是一个驾驶运输机的业余飞行员，不幸被日机击中，受伤后跳伞逃生，被帽和阿露所救。本杰明和阿露尽管是萍水相逢的异国青年男女，然他们之间那种美好感情却让我们感动。小说这样描写本杰明和阿露：“帽为他们做翻译，但他们的話好像并不是通过翻译传给对方。”“帽听着这些，传着这些。本和阿露一点也不觉得语言的隔阂，也不觉得他们之间有一个翻译。”本杰明与阿露之间本来语言不通，但作家却一直在强调他们之间是相互沟通的，一种心灵的沟通。这样一种没有丝毫功利色彩的感情在本杰明与阿露之间美好地传递，但这种美好很快便随本杰明的死亡而被夺去，给阿露、也给活着的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悲伤，为美的被毁灭。还有因不愿打内战而选择自杀的严亮祖，充满传奇色彩的彭立田，还是孩子就被卷入战争的苦留、福留等等。

当然，在全部人物形象中，宗璞用力最多，也是读后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作为小说聚焦点的主人公玮和帽，尤其是玮。作为三年级学生的玮本来可以留在学校读书，不在征调之列，同时，他还是老师萧子蔚心目中十分难得的可造之材，因此，老师反对他上战场。反对他上战

场的还有深爱着他的殷大士，为了把玮从部队中拉回去，殷大士专门利用特权赶到了玮所在的部队。但这一切却都没能阻挡玮投笔从戎的决心，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的服役行为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是尽一个公民的“本分”而已。在这里，宗璞丝毫没有拔高主人公的思想境界，但愈是强调玮的从军行为不过是在尽自己的“本分”，玮的行为就愈是显得格外感人。小说中关于玮为了接通前线的通讯电缆而身负重伤的那段描写，是十分朴素动人的。“玮没有一点犹豫，一个箭步窜了出去，冲过了街，跳过矮墙，来到树下。”“‘啊！’玮叫了一声，右手用力一推，把电缆抛在地下，那是他全身的力气，左手无力地拉着树杈。一个兵跑过去，接住他。玮受伤了。”虽然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却已经矗立在了我们的面前。在玮牺牲的时候，作者这样写道：“玮的眼睛闭上了，永远，永远不能再睁开。病室内外，整个的医院，整个的村庄，从此延伸开去的大片土地，一片寂静。我们的玮死了。我们的玮他死了！帽心里有一个巨大的声音在喊。这声音像战鼓，咚咚地敲着，从四面八方传过来。”可以说，无论从小说的叙事结构，还是从作者的情感立意，玮的牺牲，都是小说的高潮。然而，作者并没有用一般“史诗”手法，尽情渲染，而是使用节制而凝重、概括而醇厚的笔法，以其为代表的一代青春学子的精神品质便在这种笔法中鲜明地呈现出来。“我们的玮死了”，作者没有用“牺牲”这样的文化熟语来定义主人公的为国捐躯；然而，这个更具个体化的“死”使玮的牺牲具有更深刻、更普遍的精神震撼力。玮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祈祷和平，他祈祷的不止是战争之和平，也是仇恨消解，更是人性之回归，这是宗璞透过人物背后的历史传达的一种深长意味。

宗璞说：“个人的记忆是会模糊的，但一个民族的记忆我们有责任让它鲜明。用小说的形式来留住历史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西征记》用叙事的形式创造了一种历史记忆，并通过塑造一系列战争中的平民形象使这种记忆更加鲜活。读完《西征记》后，也许故事情节会淡忘，但小说里那些战火中奉献自己青春与热血的人物形象，不管是玮、帽、老战，还是阿露、本杰明、苦留等，都会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征记》是平民形象构成的一幅抗战画卷，是一部平民的抗战史诗。而宗璞先生在高龄病中笔耕不辍，以近10年之力写作《西征记》，精心构建自己的心灵历史和民族精神史诗、为时代立言的文学选择，在这个功利而浮躁的文坛则有其深远的意义。